

# 李贽研究参考资料

第三辑

——李贽与《水浒传》资料专辑

# 李贽研究参考资料

——李贽与《水浒传》资料专辑

第三辑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贽研究参考资料  
——李贽与《水浒传》资料专辑  
第三辑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6年6月第1版  
197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173·10 定价：0.37元

## 目 录

鲁迅关于李贽及其批点《水浒传》的一些论述………	(1)
李 贽：与焦弱侯（摘录）……………	(3)
李 贽：童心说（摘录）……………	(4)
李 贽：出象评点《忠义水浒全书》发凡……………	(5)
李 贽：《忠义水浒传》序……………	(8)
明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 （一百回）评语、批语摘录……………	(11)
〔附〕李 贽：《养生醍醐》……………	(160)
怀 林：李卓吾批评《水浒传》述语……………	(161)
杨定见：《水浒传》小引……………	(164)
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	(165)
袁中道：《游居柿录》……………	(166)
周 晖：《金陵琐事》……………	(168)
许自昌：《樗斋漫录》……………	(169)
郁蓝生：沈璟《义侠记》序……………	(170)
逢明生：陈与郊《灵宝刀传奇》题辞……………	(172)
陈继儒：《国朝名公诗选》……………	(173)
钱希言：《戏瑕》……………	(174)
周亮工：《书影》……………	(175)

徐 谦：《桂宫梯》	(176)
管庭芬：《芷湘笔乘》	(177)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序(二)	(178)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180)
〔附〕金圣叹批点《水浒》中针对李贽的 几则评语	(181)
王望如：出象《水浒传》总论	(183)
朱日丰：《太上感应篇图说》	(184)
阮葵生：《茶余客话》	(185)
〔附〕李贽评点的《忠义水浒传》在 日本的流传	(185)
袁刊《水浒传》之真伪(摘要)	戴望舒 (187)
容与堂刻本《水浒传》——水浒书录 之三	马蹄疾 (191)
唯一的抄本《水浒传》——水浒书录 之四	马蹄疾 (193)
《水浒传》的演变(摘要)	何心 (194)
关于《水浒全传》的板本及校订(摘要)	王利器 (196)
编后	(197)

## 鲁迅关于李贽及其批点《水浒传》的一些论述

……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迕，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帙，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其缀集者，或曰罗贯中（王圻田汝成郎瑛说），或曰施耐庵（胡应麟说），或曰施作罗编（李贽说），或曰施作罗续（金人瑞说）。

《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六）。即明嘉靖时武定侯郭勋家所传之本，“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野获编》五）。今未见。别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贽序及批点，殆即出郭氏本，而改题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然今亦难得，惟日本尚有享保戊申（一七二八）翻刻之前十回及宝历九年（一七五九）续翻之十一至二十回，亦始于误走妖魔而继以鲁达林冲事迹，与百十五回本同；第五回于鲁达有“直教名驰塞北三千里，证果江南第一州”之语，即指六和坐化故事，则结束当亦无异。惟于文辞，乃大有增删，几乎改观，除去恶诗，增益骈语，描写亦愈入细微。

《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亦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李贽序百回本同。首有楚人杨定见

序，自云事李卓吾，因袁无涯之请而刻此传；次发凡十条；次为《宣和遗事》中之梁山泺本末及百八人籍贯出身。全书自首至受招安，<sup>3</sup>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破辽小异，且少诗词，平田虎王庆则并事略亦异，而收方腊又悉同。文词与百回本几无别，特于字句稍有更定……诗词又较多，则为刊时增入，……亦有李贽评，与百回本不同，而两皆弇陋，盖即叶昼辈所伪托（详见《书影》一）。

《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 李贽：与焦弱侯（摘录）

古今至人遗书抄写批点得甚多，惜不能尽寄去请教兄；不知兄何日可来此一披阅之。又恐弟死，书无交阁处，千难万难舍不肯遽死者，亦祇为不忍此数种书耳。有可交付处，即死自瞑目，不必待得奇士然后瞑目也。《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念世间无有读得李氏所观看的书者，况此间乎！惟有袁中夫可以读我书，我书当尽与之，然性懒散不收拾，计此书入手，随当散失。呜呼！此书至有形粗物，尚徯徨无寄，况妙精明心哉！己矣！己矣！

见《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

闻有《水浒传》，无念欲之，幸寄与之，虽非原本亦可，然非原本，真不中用矣。

见《李温陵集》卷四，“复焦弱侯”

## 李贽：童心说（摘录）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

《焚书》卷三

## 李贽：出象评点《忠义水浒全书》发凡

一、传始于左氏，论者犹谓其失之诬，况稗说乎！顾意主劝惩，虽诬而不为罪。今世小说家杂出，多离经叛道，不可为训。间有借题说法，以杀盗淫妄，行警醒之意者；或订拾而非全书，或捏饰而非习见，虽动喜新之目，实伤雅道之亡，何若此书之为正耶？昔贤比于班马，余谓进于丘明，殆有春秋之遗意焉，故允宜称传。

一、梁山泊属山东兗州府，志作泺，称八百里，张之也。然昔人欲平此泊，而难于贮水，则亦不小矣。传不言梁山，不言宋江，以非贼地，非贼人，故仅以“水浒”名之。——浒，水涯也，虚其辞也。盖明率土王臣，江非敢据有此泊也。其居海滨之思乎？罗氏之命名微矣！

一、忠义者，事君处友之善物也。不忠不义，其人虽生已朽，而其言虽美弗传。此一百八人者，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此百廿回者，忠义之见于笔墨者也。失之于正史，求之于稗官；失之于衣冠，求之于草野。盖欲以动君子，而使小人亦不得借以行其私，故李氏复加“忠义”二字，有以也夫。

一、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失则如批颊涂面，汚辱本来，非可苟而已也。今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无不拈出，使人知此为稗家史笔，有关于世道，有益于

文章，与向来坊刻，竟乎不同。如按曲谱而中节，针铜人而中穴，笔头有舌有眼，使人可见可闻，斯评点所最贵者耳。

一、此书曲尽情状，已为写生，而复益之以绘事，不几赘乎？虽然，于琴见文，于墙见尧，几人哉？是以云台凌烟之画，幽风流民之图，能使观者感奋非思，神情如对，则像固不可以已也。今别出新裁，不依旧样，或特标于目外，或叠采于回中，但拔其尤，不以多为贵也。

一、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如本内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此所以异于诸小说，而为小说之圣也欤！

一、旧本去诗词之烦芜——一虑事绪之断，一虑眼路之迷，颇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顿挫文情者，又未可尽除。兹复为增定：或窜原本而进所有，或逆古意而去所无，惟周劝惩，兼善戏谑，要使览者动心解颐，不乏咏叹深长之致耳。

一、订文音字，旧本亦具有功力，然淆讹舛驳处尚多，如首引一词，便有四谬。试以此刻对勘旧本，可知其余。至如耐之为奈，躁之为燥，犹云书错。若溷“戴”作“带”，溷“煞”作“杀”，溷“闩”作“拴”，“冲”“衝”之无分，“迳”“竟”之莫辨，遂属义乖，如此者，更难枚举。今悉校改，其音缀字下，虽便寓目，然大小断续，通人所嫌，故总次回尾，以便翻查。回远者例观，音异者别出。若半字可读，俗义可通者，或用略焉。

一、立言者必有所本，是书盖本情以造事者也，原不必

取证他书。况《宋鉴》及《宣和遗事》姓名人數，实有可征，又《七修类纂》亦載姓名，述貫中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今以二文弁简，并列一百八人之里籍出身，亦便覽记，以助談資。

一、紀事者提要，纂言者钩玄，傳中李達已有提為《壽張傳》者矣。如魯達、林沖、武松、石秀、張順、李俊、燕青等，俱可別作一傳，以見始末。至字句之隽好，即方言諺語，足動人心，今特揭出，見此書碎金，拾之不尽。坡翁謂：“讀書之法，當每次作一意求之”，小說尚有如此之美，況正史乎？

新镌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全書》，施耐庵撰羅貫中纂修  
(即一百廿回本)

##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

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之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是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最后南

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几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以谓之忠义也，传其可无作欤！传其可不读欤！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于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若夫好事者资其谈柄，用兵者籍其谋画，要以各见所长，乌睹所谓忠义者哉！

《焚书》卷三



明容与堂刻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  
(一百回)

评语、批语摘录

##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

〔小说大意〕宋仁宗皇帝听说京师瘟疫盛行，慌了手脚，急敕翰林院随即下诏，“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

〔夹批〕“圣主。”

〔小说大意〕不料其年瘟疫转盛，仁宗皇帝复会百官计议，参知政事范仲淹奏曰：“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

〔眉批〕“冤我小范老子。”〔夹批〕“冤一枉，冤一枉。”

〔小说大意〕宋仁宗皇帝着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道士）入京祈禳瘟疫。

〔眉批〕“瘟疫盛行，为官为相底无调燮手段，反去求一道士，可笑，可笑。”

〔本回总评〕“李载贽曰：《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常见近来文集乃有真事说做假者，真钝汉也，何堪与施耐庵、罗贯中作奴！”

##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小说大意〕洪太尉打开锁魔殿，跑走了“妖魔”，莫知所措，便问真人跑走的是什么妖魔。真人说，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说，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

〔夹批〕“何不早说？”